易筌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易筌 釋義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

國家圖書館藏

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

今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則是認太極為氣矣、故朱子辨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裏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裏裏將去。又曰、太極動而生陽、是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

已有畫。或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邵子曰或曰顛然而高者吾知其為天也。隤然而下者吾知其為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曰夫無者從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有邪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

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裏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

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
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
太極生陰陽
西山真氏曰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
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
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
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
極太極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
之極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倘非周子
啓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
乎
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山之說
于此讀者當自擇焉
李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
來運去磨得急了挪得許多渣滓在裏面無出處便
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
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

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蛳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蛳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輒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

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夫金石之產、其初亦孔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雖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怒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

魯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為

天天圓而動包著箇地地方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為二陽得兼陰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地在天中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闢物字畫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草廬吳氏曰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

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爲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大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爲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爲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摶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爲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爲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爲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或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爲無據。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爲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萬年。

雙峰饒氏曰當初只是一氣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類方是地闢到寅上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自子至丑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曰且論其理那箇是數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何如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己午之間今漸未及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

觀樂黃氏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辰中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堯得中

數也。

袁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

雙湖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百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

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如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矣。

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二物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

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失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

邵伯温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

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毬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纔三十六度降及東南履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峻以其體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以立於太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

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驅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麗。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西山真氏曰、按陽儀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還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凡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面西也。非旋環磨轉、都是側轉。

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皆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

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車矣也

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朗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內藏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衡其用則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

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

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倡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都靠著天天包

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裡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

之廣耳。今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毫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

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

今按爾雅、疏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

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面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朱子曰、尚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

蓋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萬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萬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並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

極之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常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也解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簇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

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是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抨定一頭在北上爲北極一頭在南下爲南極問太一曰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潛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斗轉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則東升北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四時皆見其徹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窄循環不出於管中名曰紐星者是也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比為天之不動處此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樹頂也復觀南天雖無徹夜見者但比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平之下今比北極為瓜之聯蔓處南極為瓜之有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遍傍雖然旋轉常在於天南極則近雖然旋轉不出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雞子地如中黃然雞子形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覺知謂天體旋轉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

出沒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麗擬以為天之體耳。

美和張氏曰按先儒之說天形至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為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按曆推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一十二度至元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萬曆庚戌又二百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又在箕四度矣。近世議曆家云堯仲春星昏中而今則井昏中。堯仲夏火昏中而今則角昏中。堯仲秋虛昏中而今則斗昏中。堯仲冬昴昏中而今則室昏中。蓋天度有餘歲度不足。天度外運而微闊日度內轉而稍狹。天漸移而西歲漸移而東。堯時日在女在子今在箕在寅日自子而移寅是天漸西而日漸東此所以不同也。惟其所差至微前人未覺自堯時日躔女虛之交以後日漸東移至漢時猶未覺漢武帝時洛下閎作太初曆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有聖人定之至今猶神洛下閎能前知真聖人也。殊不知帝堯時不過八十餘年差一度至今三千餘年減至六十餘年差一度八百

年差一度之說何不情之甚耶。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至晉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為近之然亦不及。唐僧一行推大衍曆得八十三年差一度愈不及矣。至郭守敬推冬至在箕十度斯為密近然守敬謂六十六年差一度亦非定法。六十六年惟守敬之時為然而守敬之後則又在六十六年下矣。試即今歲萬曆二十七年冬已亥歲上距至元十八年辛巳又上距堯元年甲辰推之。堯元年甲辰至至元辛巳積三千六百三十八年以消長法推得女宿八度餘為堯元年天正日躔赤道度蓋女八度近虛止二度。今時以距星論虛堯時女未必非虛。郭守敬所云堯時日在女虛之交者謂此也。若以大統曆法推堯元年冬至赤道日躔危一度其女八度則加於商之沃甲相去八百有餘歲而在天違十三度有奇矣。帝堯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則昏中昴可推冬至昏中昴則春分昏中星夏至昏中火秋冬

昏中虛皆可推也。至元辛巳至今萬曆二十七年己亥積三百一十九年減一以授時法推得中積一十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日○一刻九十六分。以法推得箕宿五度一十三分四十六秒爲己亥天正赤道度箕宿四度七十二分五十八秒爲天正黃道度是冬至日躔在箕也。復以法推四仲昏之中星則冬至昏之中星在室宿一十三度五十二分春分昏之中星在井宿一十一度六十二分夏至昏之中星在角宿六度五十七分秋分昏之中星在斗宿四度五十三分若以大統推己亥歲前冬至赤道度得箕宿五度二十三分黃道度得四度八十一分則有不同矣。以法推己亥歲前冬至餘四十二萬○七九得丙午日丑初三刻大統則四十二萬一七五丙午日寅正初刻授時推春分一十三萬三九得是年己亥春二月丁丑日巳初一刻大統則一十三萬四八丁丑日午初二刻授時推夏至餘四十四萬七得戊申日申正三刻大統則四十四萬七九六戊申日戌初初刻授時推秋分餘一十六萬○六庚辰日丑正二刻此四仲皆差也以推雨水授時

丙午亥正三、大統丁未丑初初推小暑授時癸亥亥
正初、大統甲子子正一、則皆當子半之交、差一日矣。
總之二十四氣皆差也。嗟嗟授時原多密合、何大統
竟棄之而不用耶。又法推洪武元年冬至日纏箕八
度六十八分、仍是六十六年差一度。乃元統上言七
十年差一度、非也。李德芳上言每百年上推長一日
下推消一日、其言消長固是、而言各一日則非也。至
嘉靖初光祿少卿華湘上言、堯冬至日在虛七度、今
冬至日在箕三度、計差五十度。然以法推堯冬至日
在女八度、嘉靖初退至箕六度、至今萬曆年、方退至
箕五度。自堯至嘉靖止退四十五度、而湘云已退五
十度。今仍在箕五度、而湘云嘉靖初已退至箕三度。
信如湘言、自虛七度至箕三度、以爲退五十度也。然
以鈐步天、虛七度至箕三度、乃五十八度、而亦非五
十度、豈不誤哉。

屈子天問、天何所賃、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蔡曰、天周地外、非皆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
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註云、一歲日

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鞠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統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統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答曰。暘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

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得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鬼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鬼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鬼於西既望終鬼于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洗栝之說乃為得之栝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月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申其說日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是月光常滿但自人所在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

死而復生死若顧兎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答曰晦明之間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横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

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短。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觀物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爲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觀物張氏曰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弦生明見

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朔死魄。見平旦。二十三日為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

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

真氏曰。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

以為修養之法此參同契註也因附于此。

今按易卦納甲之法其源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戊戊己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

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北京大学图书馆
藏书